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胡森桂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

宋　袁樞　撰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

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宫闕歎曰好家居纎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隷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内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刼盜公行昔年下書勑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

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埶傾内外遠近犇凑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寳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黄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奸黨王國寳甯之甥也

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

帝寢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桓温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與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

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

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内弟同郡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宫以丹陽尹王雅領少

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

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腹心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向時友愛之懽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

張貴人寵冠後宫後宫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宫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潜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

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
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
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
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
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
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
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
失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慼

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

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
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
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奠
孝武帝於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
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
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

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執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

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廻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殺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顗為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深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内與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陳留江績

謀之顗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顗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顗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

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然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内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説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

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
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
又問計於脩脩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
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
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
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
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
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

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薀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内史使起兵於東方

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以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恭戕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

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

楷恐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趣京師時内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内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

稽王又當國秉政鄙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項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忌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身首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楷怒曰王恭

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以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内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

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一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

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黄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為吳國内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横江尚

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没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翊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

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
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
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
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
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
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顔延為
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
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横擊之恭兵

皆潰恭将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将奔桓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鬚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

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喪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

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為荆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

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内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内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玄在荆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楊

佺期為人驕悍𤣥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容說仲堪以𤣥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𤣥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𤣥亦知佺期之謀隂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隂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𤣥以楷為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灋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𤣥跋扈

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刼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觧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玄欲乘其虚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

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懐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廪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

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鋭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

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将數百人將奪長安至冠軍城詠追獲之還至祚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胗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導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

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佺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

敷馮談戍盜口移沮漳蠻二千戸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詒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

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
寫事宜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
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
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奸
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
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
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
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

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為内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名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黄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

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内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
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
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
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
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
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
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
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

氏世為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恵而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絶公私匱乏以粰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

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子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

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於橫江秋降玄軍尚之衆潰逃於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强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

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況玄與君無夙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

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

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宫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楊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

假黃鉞玄以桓偉為荆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修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楊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

東海王彦璋譙王尚之庚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

桓脩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内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决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吾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

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歛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

暴尸於市　桓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務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髙雅之俱犇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决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三

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
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
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
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
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
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
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
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

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起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桂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執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将軍　丁己玄殺兾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荆州刺史桓偉卒大将軍玄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説玄曰謙修兄弟專據内外權埶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

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為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

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犇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受然後下詔徵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

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於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

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

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

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犇壽陽珍之晞之曽孫也

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温神主於太廟

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

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曽孫

也玄以其祖彞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

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悦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大

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
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
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
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
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
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尚書
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
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

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

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

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

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桓

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

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

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桓弘為青

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修之弟逵

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符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犇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恱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共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閒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

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内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玄為内應剋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决當作賊卿幸早離絶脫得富

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宮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内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櫈密窺之泣曰吾

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悶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毋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

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名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

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殺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

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為徐兖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鋭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

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鋭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逃奔桓温温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温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

綽事沖如父沖甍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

顩而蹈裕揆刀直進𢿱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筭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寔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以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濵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

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莫有鬭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

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舍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殷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

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

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司徒楊州刺史録尚書事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兾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内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寛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侄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内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

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髙雅之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宫内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庚寅桓玄挾帝至

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犇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寛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犇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内不自安逃犇曲

阿裕殘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将軍庾雅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急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

得之得之則彼氣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
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
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
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
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
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
陵路已絶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
軍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

械已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符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懐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峥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埶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

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寔恇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取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入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

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内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横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

璩使其兒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僊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頤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修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大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毅等

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舡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産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宫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户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

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讓若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将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

意酒色肆行誅殺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茍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

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聚粮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

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岓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熈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
相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
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夘宗
之擊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
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
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
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已潰振逃于涢川乙未詔大
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赦

以桓沖忠于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寧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温楷皆犇秦怡弘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犇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

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觧仲文曰好之自觧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

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録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寛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

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為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寔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悅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觧職乃召還為宣城内史　桓玄餘黨桓亮符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内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琊人孫泰學妖術于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名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

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

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聞冦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内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尩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

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即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

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内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髙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内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内外戒嚴加道子黄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

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
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尫破之與劉牢之
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都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為
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
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
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
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

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吾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戶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

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

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

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甚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數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

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岍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

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它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鋭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别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州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逺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冦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曽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恵逺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

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

盡執吴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冢瘞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煕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内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

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令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

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冦長沙道覆冦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

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舍我遠下蓄力養鋭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

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鋭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

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舡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于長沙循進

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併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復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

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守諸
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虚實且一處
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随宜應赴既令彼無
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
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
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
絶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
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

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邱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虗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内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

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横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閒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閒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

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復無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

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决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饑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岍

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

據栅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觧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荆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兵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内史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懐玉等帥衆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

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邱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絶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兖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

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别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

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破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

欲戰十二月已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埶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於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

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拔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

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走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

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顧生乃悉殺諸辭死者曰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